

金鏢將勝英出世

朱連清

范繼偉

編寫



7.4

版
社

内 容 提 要

金镖小将胜英出身将门、自幼习武，先拜孔桂侠，再拜洪飞道长，三拜武当山上三门门长青锋剑客艾连池为师，练就举世无双的精湛武功。胜英又历尽艰险劫法场救家父，闯龙棚救双主，最后勇斗八盘山恶匪，三支金镖大显神威，惩治了世敌国贼华景文。金镖胜英的威名终于远扬四海。

此书为《三侠剑》之先声，情节曲折，打斗紧张，语言诙谐，趣味横生，实为不可多得之佳篇。

目 录

- 第 一 回 宣化府将门出虎子
云泉寺胜英惹是非…………… 1
- 第 二 回 酒宴前夫人联姻眷
盛会上妹夫斗舅兄……………16
- 第 三 回 胜忠贤怒恼斗恶棍
孔桂侠得意收高徒……………19
- 第 四 回 窦炳文争强逞霸道
胜子川斗勇试刀锋……………29
- 第 五 回 孔桂侠惩霸显绝技
窦双武复仇献奇能……………37
- 第 六 回 老花道无意逢恶少
小英雄有幸遇名师……………46
- 第 七 回 上山去喜见新世面
下山来哀听乱国情……………55
- 第 八 回 张官镇惊闻食人肉
德兴店公子救菜人……………65
- 第 九 回 胜忠贤仁勇遭诬陷
赵洪顺义愤赠散金……………75

第 十 回	北京城饭店遭行骗 胜子山穷追遇险情·····	85
第 十一 回	露真情小将会挚友 叙往事怪叟面师兄·····	95
第 十二 回	小张旺夜探刑部府 华景文恶恼动酷刑·····	106
第 十三 回	小勇士单刀传凶信 老英雄群策劫法场·····	116
第 十四 回	华景文心黑下毒手 众豪杰胆壮斗凶顽·····	126
第 十五 回	张家集落难议归宿 兴隆店狭路逢仇敌·····	137
第 十六 回	洪道长受挫兴隆店 孔桂侠扬威黑松林·····	146
第 十七 回	崔荆龙再逞阴损技 华金章重抖邪佞威·····	155
第 十八 回	狼牙刀初会青锋剑 洪飞道巧逢艾连池·····	164
第 十九 回	老剑客威震房山县 小胜英求学武当山·····	174
第 二十 回	艾连池巧释太极功 胜子川苦练武当艺·····	183
第二十一回	华景文密设薰香计 胜子川师徒闯龙棚·····	193

第二十二回	李闯王喜入紫禁城 吴三桂怒投请降书	203
第二十三回	皇太极韬略谋霸业 多尔袞恩惠买人心	212
第二十四回	松竹观胜英听训诫 北京城方玄认高徒	221
第二十五回	阿克素巧析王府案 多尔袞笑摆满洲席	231
第二十六回	小勇士怒闯八盘山 老匪首狠设断魂台	241
第二十七回	闯八盘英雄履平地 越九寨好汉步险关	251
第二十八回	追风叟方玄闹大寨 神镖将胜英演义终	260

第一回 宣化府将门出虎子 云泉寺胜英惹是非

大明朝崇祯十一年，重阳佳节清早，在宣化府通往赐儿山的官道上，跑来了三位小公子。嘿！这仨小孩儿长得才精神呢。头一位身高五尺，不胖不瘦。红扑扑的脸儿，毛嘟嘟的眼儿，高挑挑的鼻梁通到天儿。眉如春山，口若含丹，平常不爱笑，只要他开口一笑，露出两排整整齐齐的小牙儿——玉一样的白。第二位跟他长得差不多，只不过个头儿矮了一点儿。最漂亮的要数第三位了，男孩儿长了个女孩儿相，小脸蛋儿白里透红，红里透粉，眉清目秀，齿白唇红。两个眼睛白的地方蓝汪汪的，黑的地方犹如一兜墨。两个眼珠儿一转，滴溜溜的。要是中间没有鼻梁儿挡着，非“噼哩啪啦”碰破不可。谁见过潘安？谁见过宋玉？要是吕布，赵云还活在世上，见了他也得羞死。因为三个都是孩子，头发长得还不够长，只好在头发当间儿分开，梳了个日月双抓髻。再把前后的零散头发修齐，这叫前发齐眉，后发盖颈。三个孩子穿着也都差不多，全是小武生的打扮：宝蓝色丝绸短箭衣，镶衬白护领。两条青绒绳勒成十字襟儿，前心掏，后心绕，系的是麻花蝴蝶扣。品红中衣，薄底快靴，跑起路来，两个灯笼穗在背后一飘，真好象飞过来三只花蝴蝶儿。

他们是谁？书中交待：宣化府有名的三位公子。他们头一位姓胜名英，字子川，今年十岁；第二位是他八岁的弟弟胜雄、胜子山；后面那位姓白名胜，字久强，刚满九岁。胜英的父亲是宣化府的总兵，叫胜忠贤。白胜的父亲是宣化府的副将，叫白玉棋。两位老人自幼相契，又志趣相投，一块儿习文练武，立志要报效国家。两个人从小磕头，结为异姓兄弟。他们的孩子也学起长辈的样子，焚香盟誓，学那三国时的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了。常言说将门出虎子，三个小孩都是将门之后，免不了也都练武习文。你别看这四个字说来简单，做起来，还真不那么容易。每天要起五更、爬半夜，早晚练武，白日攻书。一般化还不行，必须要练出硬本领，长大后才能出人头地。试想，不下一番功夫能办到吗？好在三个孩子都能吃苦，肯耐劳，数年之功，倒也学到了一些本领。

宣化府有个多年惯例，每到重阳佳节，都要登高观景，饮酒赏菊。大人们都要出去玩耍，小孩子就更关不住了。小哥几个经过一番商议，三天前就开始向父亲、盟父请假：

“爹爹，后天就是重阳佳节了，我们想去登高逛景。”

“行！”二位父亲答应得挺痛快：“后日我们要出城射猎，饮酒赋诗，带你们一块儿去。”

“不，我们想上赐儿山。”

“什么？咱们这离赐儿山五六十里，你们走得动吗？”

“怎么走不动？就当练功了。”

白胜最会说话：“爹爹，那赐儿山可是个热闹地方。每年重阳佳节，商旅游客八方云集，红男绿女络绎成行。什么

打把式卖艺的、说书的、唱戏的，应有尽有，可以说三百六十行，样样俱全。爹爹常告诉我们，不学百家之功，难成一家之艺。我们到那儿去，跑跑道，练练腿，逛逛景，开开眼。更重要的，我们要趁此盛会，多看看练武的，那里是英雄荟萃之地，说不定遇上哪方高人，我们多看几眼，学上几招，回来之后，会大有长进呢！”

“哦……”二位父亲一听，这话说得倒也有理：“那好吧，就让你们出去闯闯，见见世面。记住，出去之后，万万不可惹祸。”

“儿记下了。”

就这样，弟兄三人被获准前往赐儿山，因为路程较远，为了早点赶到，多玩儿一会儿，弟兄三人起了个大早，三更天起床，略微梳洗，用过早点，带上午餐，又揣了点零花钱，便匆匆上路了。连跑带颠儿，一路烟尘。这阵儿已经离赐儿山不远了。再看这小哥儿几个，一个个气喘吁吁、汗流浹背，小鼻子尖儿都冒出了热气。

白胜第一个坚持不住了：“哎！大……大哥、三……三弟，咱们歇……歇一气儿吧。我这腿肚子有……有点发软了。”

胜英一听，急忙停住了脚步：“好吧，咱们歇一会儿。”

胜雄可不答应。强压气喘喊了起来：“那……那可不行。怕吃苦，别……别练武。别忘了咱哥儿们都是干……干啥的。论年龄，我最小。我都没喊累，你们谁……谁叫苦也不行。来，跟上我，咱们一……一口气儿跑上赐儿山！”说完话，甩开大步就跑。还没跑出八步，“咕咚！”来了一个前

扑虎，趴地上了。那位说，他趴那儿干啥？不是故意的，是摔倒了。哥儿三个属他小，八岁的年龄，跑这么远的路，能不累吗？已经坚持不住了，早想歇一会儿。本想开口告饶，还没等他说话，白胜先说了。人家不说还好，人家一说，他还逞能，无奈腿又不听使唤，才闹了这么个结果。这就叫啄木鸟发疟疾——嘴硬身子虚。

胜英急忙上前将他扶起：“小弟，别逞能了，累了就歇会儿吧。”

“谁逞能？”胜雄还不承认。拍打拍打身上的土，往地上瞅了瞅，没看到什么，照着光溜溜的地面猛踢一脚：“哪儿来的这块绊脚石？把胜三爷绊了个大跟头。”

白胜在一旁看得明白。笑了：“三弟，别装相了。该咋的是咋的，别拉不下屈屈赖茅房！”

“去你的！”胜雄把小眼睛一瞪：“你才拉不下屈屈赖茅房呢！不信咱俩比一比，一口气儿跑上赐儿山，保险拉你一里地。”

“你还别吹！要跟大哥比，我不是对手。跟你比，我比你强胜一百倍。你发令吧，咱们跑，不拉你一溜跟头才怪呢。”

“好。你听着，预备……”

“行了，行了！”胜英急忙解围：“反正离山不远了，咱们就慢慢走吧。一大早就累坏了，待会儿上山，就爬不动了。”

“好！大哥说得对，咱们不比了。”胜雄正好来个借坡下驴。

闲言少叙，哥儿三个溜溜达达，就来到了赐儿山。

赐儿山可是一个好去处。按今天的地理位置讲，在河北省张家口市西1.5公里处。海拔1005米，山势高耸，绿树成荫，景色秀丽，风光宜人。山之东麓有云泉寺，始建于明洪武二十六年。俗传在此求仙可以得子，故把此山命名为赐儿山。近代广开山路，修建石磴224级，可达山巅，眺望张家口市全景。在山西崖下，有三个天然石洞。中间为风洞，洞内风声呼啸作响。左右各为水洞和冰洞，水洞内泉水甘美，终年不竭不冻；冰洞内冰雪晶莹，时值盛夏也不消融。两洞近在咫尺，而寒温迥异，犹如冬夏。洞前有古柳两株，至今依然郁郁葱葱。再往西去，还有一个滴水鸣玉洞，洞底有泉水涌出，洞顶有水珠下滴。水珠落水，其声琤琮，犹如敲金击玉，悦耳动听，故而得名。此外，在山上还有矗云亭、万松亭以及烽火台等遗迹。诸位若有兴趣，可以到此游玩。

书归正传，转眼午时已过。这工夫，三位公子已经游完了各处风景，挤进人多的地方看热闹了。看什么热闹？专看打把式卖艺的。连看了几处，没看到好的。转到云泉寺庙外，钻进墙角处的一个场子，这才看到了一位高人。见此人身高七尺，细腰乍臂。头戴一顶甩头疙瘩青皂帽，迎门三尖茨菇叶，左面一朵绒球突突乱颤。身穿一领青色箭衣，腰系一条巴掌宽的大带。绕过去，掏回来，在前面打了一个十字花。下摆是一尺半长的灯笼穗，用手一提，掖在了左腰间。下面是青色中衣，薄底快靴。往上看，长方脸，宽下颏，重眉毛，大眼睛。鼻梁高挺，四字海口。看年龄也就五十来岁，一说话露出满口白牙。往地下看，一条绳子捆着三样兵刃：

一条虎尾三节棍，一条青藤梢棒，还有一把锃明瓦亮的钢刀。未曾卖艺，先卖一套说口：“众位父老，众位乡亲，有道说人穷上街卖艺，虎饿拦路伤人。在下家境贫寒，衣食没有着落。囊中空乏，流落此乡。欣逢赐儿山九九盛会，云集八方衣食父母，想凭借自幼习学的两趟拳脚，三招把式，求个温饱，醉卧异乡。实不知贵方老师现在何处，倘若知道，我定当登门拜访，以求赐教。今日在此出丑，但望各路乡绅、八方财神都来帮个场。天下把式是一家，武圣门徒遍四海。如果场中有哪位高人，请指点一二。你要是不愿帮忙，也请结个机缘。有钱的，咱们结个钱缘；没有钱的，咱们结个人缘。万一在下出了乖、露了丑，请你不要见笑。如果在下练得还可以，就请给我鼓鼓掌，助助威，在下便是花魁娘子出嫁卖油郎——领情到家了。行了，光说不练嘴把式，光练不说傻把式。在下几句闲话业已说完，现在就开练了。请诸位后站，开场了！”

卖艺的说完这番话，解开兵刃的绳扣，把三节棍取在手里。“叭叭叭！”四面一抡，把场子打开了，然后就练了起来。先练三节棍，后练梢棒，最后再练那一把钢刀。嚟！这把刀练得好。但见：

钢刀一把手中抡，
身怀绝技招数神；
团团似瑞雪，飘飘赛疾云，
凤凰单展翅，鲤鱼跳龙门，
一招分四路，四招八路分，
八八六十四，见刀不见人。

这一套刀法施展出来，把众人全都看呆了：这哪是打把式卖艺的？分明是沙场之上力敌万将的英雄啊！全都叫起好来。

胜英的眼睛都看直了，连声高叫：“好、好、好！”

白胜也看呆了，也跟着高叫：“好、好……”

胜雄却不以为然：“好……好……好在哪儿呀？”

胜英生气了：“小弟，这么好的刀法都看不出来，你还算个练武的人吗？”

“我……”胜雄一时无话回答。揉了揉眼睛，打了个哈欠：“大哥，不是我没看出来，是我没看着。”

“怎么？”

“刚才我……我睡觉来着。”

好嘛！胜雄玩腻了，跑累了，在人群里一站，借着这个挤劲儿，他睡了一觉。

这工夫，场外往里扔钱的人可就海了。一边扔钱，一边高喊：“好！好！再来一个……！”铜钱就象下雨一样，“哗——！”不一会儿工夫，扔了一地。

胜英一看：别人都赏钱，我也得赏啊！往兜里一伸手，掏出来一把铜钱：“师傅，你练得太好了，不愧为武林英豪。在下胜英是个吃闲饭的，手头零钱不多，送给师傅，略表敬意。还望师傅多多赏脸，再给我们练几招吧！”说着话把钱往里一扔，“哗！——”好似天女散花。

坏了！想不到他这一喊，再一扔钱，惹出事来了。后面伸过来一只手，一把将胜英的手腕子拽住：“小崽子，你瞎吵吵什么？”

胜英一愣：“我……我叫好啊！”

“好？好在哪儿？”

“好在……”胜英年岁小，阅历浅。光会看，不会说。被人家一问，他还真就回答不出来。

这下子，就更被人家抓住理儿了：“哼！小崽子，你连好坏都看不出来，就那么瞎吵吵，还赏他钱，显你有钱是怎么着？”

“我……”

胜英一时无话回答，抬头看了看抓住自己的这个人：嘍！好大的个头儿：身高八尺，细不楞登，两腮无肉，眼珠血红，唇无血色，翻卷鼻孔，扫帚眉毛，下巴上能挂油瓶。看打扮，一身青，罗衣软帽带油星儿。一挂锁链别腰上，身子一动“哗楞楞楞”响连声。胜英看明白了：这位是个差官。可他又不明白：“那么多人都喊好，那么多人都扔钱，怎么就我不对呢？”

差官二目圆睁：“说，你这钱是怎么来的？”

“怎么来的？父母给的呗！”

“不对。要是你爹妈给的，你绝不会这么大方。”

“什么？你把我看成小偷了？”把胜英气坏了：“告诉你，老胜家祖祖辈辈，还没有一个长三只手的！”

“嘿！你这个小崽子，敢跟我嘴硬，看我不揍死你！”

差官抡起巴掌，“啪！”照胜英就是一个大嘴巴。

“啊呀！”胜英还没觉得怎么疼，胜雄和白胜却疼坏了。高叫一声：“老兔崽子，敢打我哥哥，我跟你拼了！”边喊边上，拳脚并用，跟差官动起手来。

这下子更糟，对面儿又上来两位。头一位跟刚才那位一样，都是公差打扮，年岁也差不多。第二位与众不同，但见他：头戴武生公子巾，左右两个灯笼穗，身穿一件绣花袍，两膀一晃飘香味儿，大红中衣宽裤腿，粉底快靴不沾泥儿。瞧这穿着打扮是漂亮非常，看那模样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脸如白蜡光脑门儿，三角眼睛塌塌鼻儿，咧咧腮帮薄嘴皮儿，说话的腔调象公鸡儿：“呀——嘿！哪儿来的几个野种，敢在盛会之上撒野放刁。来呀，把他们拿下了！”

胜英一听：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扭头一看：“哎呀！原来是他……”才引出一段酒宴前夫人联姻眷，盛会上妹夫斗舅兄。

第二回 酒宴前夫人联姻眷 盛会上妹夫斗舅兄

来的这位是谁？宣化府知府华景文的公子，大名华金章，要论起来，他还是胜英的大舅兄呢。

书中交待：胜英的母亲张氏夫人与知府的夫人崔氏数年交好。两年前盛夏里的一天，张氏夫人过生日，崔氏夫人带着女儿华翠萍前来相贺。那时，胜英八岁，华翠萍六岁。因为年龄尚幼，也就不避什么嫌疑。酒席宴前，两个小孩儿在一块儿玩得挺痛快。崔氏夫人看在眼里，喜在心上，手指着两个小孩儿对张氏夫人说：“妹妹，看到了吗？他们俩可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呀！”

“哦……”张氏夫人闻听，急忙转过头来，观看这位知府小姐。但见她一张红扑扑的鸭蛋脸儿，镶嵌着一对黑葡萄般的大眼睛，玉葱鼻子樱桃口，一笑俩酒窝儿，露出一口玉米白牙。由于年纪小，还看不出大姑娘那种特有的神韵，但这小模样儿却十分招人喜欢。和胜英并排往那一站，真不亚于观音菩萨身旁的金童玉女。

张氏夫人看罢笑了：“姐姐，你说得不假。”

崔氏夫人马上提议：“妹妹，他二人年貌相当，咱俩家门当户对。依我说，咱姐妹作主，就给他们结个娃娃亲吧！”

“哦……”张氏夫人连连点头：“那敢情好。就怕我儿长大以后没有什么出息，连累你家小姐跟着受罪。”

“唉！常言说得好，从小看到老。可不是姐姐我吹。我这一双眼睛毒着哪！你家胜英长大之后，肯定会大有出息。我就怕妹妹你瞧不起我们家这个丑丫蛋儿呀！”

“哎哟！瞧你说的，象这样漂亮的小姐，只怕我们高攀不上。”

“那没说的。如果妹妹不嫌弃，这个事咱们就定下来了！”

“好！不过，我还得问姐姐一句。这么大的事儿，你自己能做得了主吗？”

“太能了！不瞒妹妹说，咱们家的事，你姐夫样样都得听我的。就怕妹夫他……”

“那你放心。我们家的事，我也说了算。”

“好极了！咱们君子一言……”

“驷马难追！”

就这样，两位夫人趁着饮酒这个高兴劲儿，当即命人取过笔墨纸砚，互相写好儿女的生辰八字，交换了庚帖，再举杯相庆，这桩亲事就算定下来了。想不到当天晚上，崔氏夫人回到府中，把这事对丈夫一说，华景文的脸就沉下来了：

“哎呀，这么大的事，你怎么敢私自作主呢？”

崔氏夫人哪肯让步：“有什么不敢的？他们俩是天生的——一对儿，小胜英长大后也一定有出息。”

“你别老自作聪明好不好？俗话说，人往高处走，鸟往亮处飞。我一个堂堂的宣化知府，书香门第，能把一个娇滴

滴的小姐下嫁他总兵府的一介武夫？”

“话不能这么说嘛！有道是文治国，武安邦，作为国家大臣，分不出上下尊卑。还说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你不就是一个宣化知府吗？比人家总兵大人也大不了多少。备不住哪天时运一变，人家胜忠贤官运亨通，调往京城，你想巴结还怕巴结不上了呢。”

“你尽胡说。我华景文朝廷命官，巴结他带兵打仗的武夫有什么用？告诉你，这桩婚事，我不答应！”

“什么？”想不到这句话不但没顶用，反把崔氏夫人的火儿惹出来了：“你不答应不行，反正我答应了。告诉你，我姓崔的办事从没有反悔过。你敢去退掉这门亲事，我跟你玩儿命！”

“这……”华景文一向惧内，见事情闹到这种地步，再说也没用了。只好叹息一声：“唉！不说了，睡觉吧！”夫妇二人宽衣上床，当夜无话。

别看风波暂息，事情却根本没有完结。华景文是个势利小人，自从有了这个漂亮闺女之后，早在心里打好了算盘。要等闺女长大以后，把她嫁给京城里的高门望族，以便凭借亲家的势力升大官，发大财。想不到半路上杀出一个程咬金，把自己的美梦给打破了，他又怎能善罢甘休？无奈自己惧内，不敢前去退婚。便又在心中暗打主意，他要想方设法陷害老胜家，让这桩亲事不断也得断。虽说夫人不能听他的，可手下的差官和儿子华金章却听他调遣、随他所用。因此，一场阴谋早已在暗中进行。公子华金章自幼攻读诗书，可惜全无长进。眼看习文不行，又想学武，还不是这块